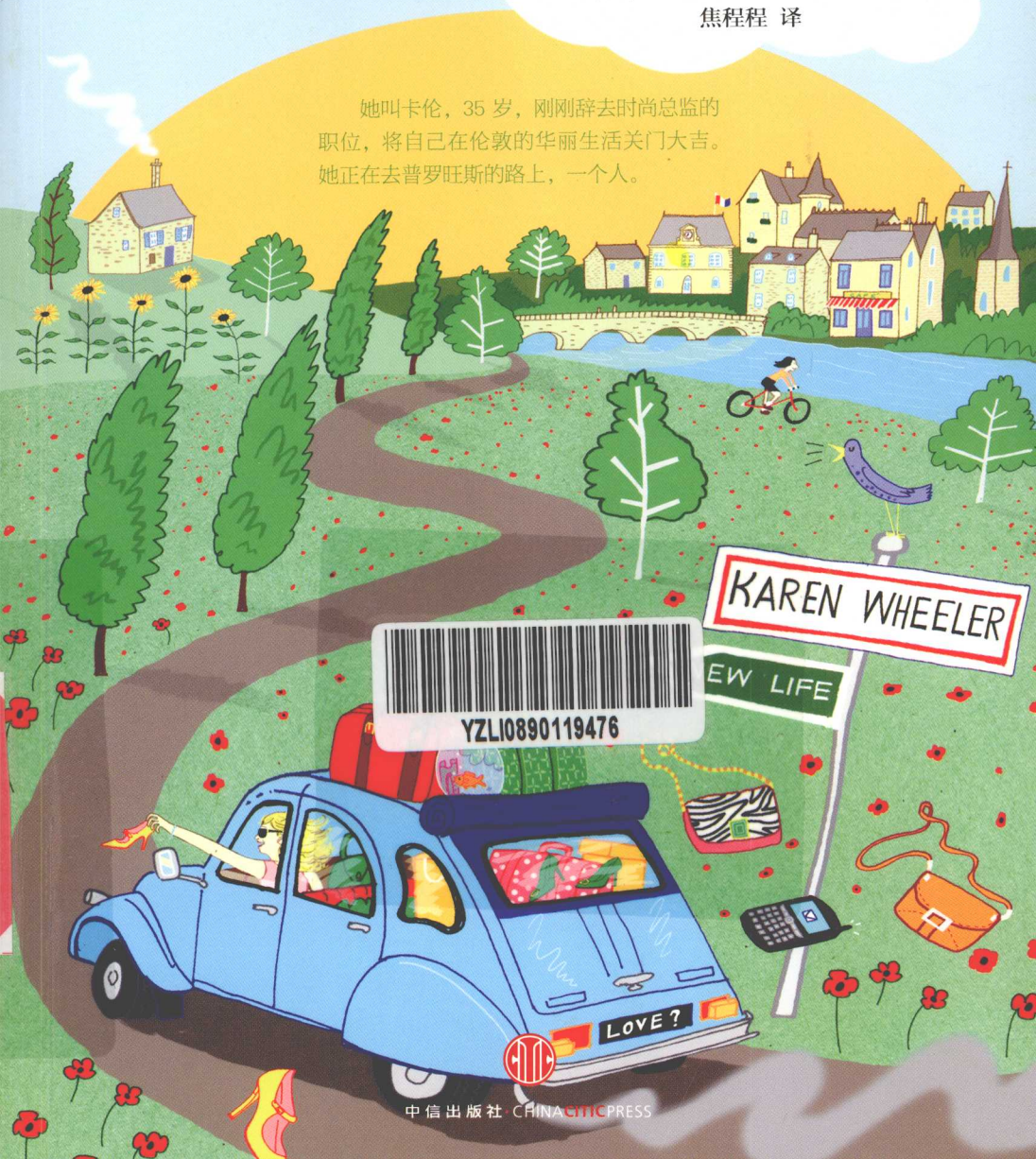


普罗旺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名，它代表一种特有的爱：
爱生活，爱自己。它代表你想远行的心。

普罗旺斯怎么走？

[英] 卡伦·惠勒 著
焦程程 译

她叫卡伦，35岁，刚刚辞去时尚总监的
职位，将自己在伦敦的华丽生活关门大吉。
她正在去普罗旺斯的路上，一个人。





[英] 卡伦·惠勒 著
焦程程 译

普罗旺斯怎么走？



YZLI0890119476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普罗旺斯怎么走? / (英) 惠勒著; 焦程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1

书名原文: TOUT SWEET

ISBN 978-7-5086-3144-8

I. 普… II. ①惠… ②焦…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6952 号

TOUT SWEET

Copyright © Karen Wheeler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普罗旺斯怎么走?

PULUOWANGSI ZENME ZOU

著 者: [英] 卡伦·惠勒

译 者: 焦程程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8-10层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5903

书 号: ISBN 978-7-5086-3144-8/I · 268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网 站: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Tout Sweet /
目录

CHAPTER1 普罗旺斯怎么走? /001

CHAPTER2 房子找到了我 /021

CHAPTER3 新朋友米兰达 /039

CHAPTER4 朋友变成了敌人 /063

CHAPTER5 开始我的新生活 /085



CHAPTER6 并不美好的露营之夜 /103

CHAPTER7 终于搬进了新家 /123

CHAPTER8 拉罗谢尔的寂寞 /141

CHAPTER9 法式糕点与诗歌 /149

CHAPTER10 书店里的游戏 /167



- CHAPTER11 糟糕的生日聚会 /183
- CHAPTER12 奢华的巴黎之旅 /201
- CHAPTER13 展开新生活图景 /211
- CHAPTER14 昂古莱姆的古玩商 /225
- CHAPTER15 漫长而又得体的告别 /243



- CHAPTER16 夏日 /265
- CHAPTER17 馅饼之夜 /279
- CHAPTER18 晚宴舞会的“荡妇” /291
- CHAPTER19 圣诞节 /317
- CHAPTER20 新年 /333

CHAPTER21 离开 /347

CHAPTER22 通往雷岛的大桥 /357



Tout Sweet

CHAPTER 1

普罗旺斯怎么走？

哦，天哪，我都干了些什么？我正乘着渡船，穿着镶了玉石的人字拖的脚丫子还没变得像冰柱子那样凉，因为三个小时前我还在伦敦西区，享受着宽带、浴缸、整体厨房和我的公寓大楼。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开始在法国的“新生活”了。此时，我坐在甲板上的咖啡厅里，周围都是些所谓的“移民老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或许早出生了三十年，因为大多数人去法国都是为了养老的。

几个月来，我的朋友们一直在说他们有多羡慕我，说我是有多幸运。他们都为我准备移居国外的计划感到激动。“一定会很棒的——你肯定不想再回来了！”因为他们这样说，所以我这次移民完全没有压力，而且开始有些执著于此了。

可是，如果那里没他们说的那么好呢？如果我讨厌那种生活，想马上就回来呢？关于这些问题，我现在还不知道答案。

一年前，我还在筹备自己的婚礼，而现在我却已经策划好，要到偏远的乡下独自生活了。住在那儿，就算去最近的正规超市也要开上一个半小时的车，要到最近的普拉达店要坐上几小时的火车，要是去最近的马克思班塞美食广场也要坐上五个小时的火车，而且还得跨越英吉利海

峡。我的新家里没有独立卫生间，没有浴缸，厨房里没有大水池，更没有热水。房间里只有像铺满了花朵般发黄的壁纸，以及还在不断被潮气侵蚀的伤痕累累的墙壁。从厨房地板上的那个大洞里可以看到潮湿阴暗的地窖，后院还堆着如同比利牛斯山一般高的垃圾。我现在甚至都不知道该穿什么行头来应付那样的生活。我在时尚圈里打拼了十五年，衣橱里的大多数衣服只适合出席高级酒会——最起码也能让我在克拉瑞芝酒店吃顿早餐——我的鞋子也都有很高的跟，每次穿它们，我都觉得得准备好夏尔巴登山用品和氧气瓶才行。

地下三层的停车场里，我那辆古老的“高尔夫”里堆满了十几年来在伦敦积攒的物品。而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我已经把我的家具和二十四个装满家当的棕色大箱子一起装到一辆超大的卡车上，托运到法国的普瓦图-夏朗德去了。今天早上，在邻居杰罗姆的帮助下，我把剩下的东西也打好了包。然而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居然也轻而易举地就填满了一辆车。

上午九点到中午这段时间，我把剩下的衣服和家当通通装进了垃圾袋或是塑料纸袋里，拖着它们下了四段楼梯。

“我说亲爱的，你真是不到最后一刻不行动啊！”杰罗姆撇着嘴说，“你的行事方法实在与众不同，大多数人都会在几星期前就收拾好一切的。”

“我也提前收拾了啊！”我反驳道，“这些只是剩下的而已。”

我在伦敦生活的最后三个小时似乎转瞬即逝。临行前，我用真空吸尘器打扫了卧室，还在冰箱里留了一瓶香槟和几块巧克力，这样新房客人住时就可以直接享用了。然后我锁好房门——这是我最后一次锁它了——开始往楼下走。看着过道上花花绿绿的杂物堆，我突然感到有些

失落。这堆杂物中除了有塞满衣物的垃圾袋外，还有工作用的文件夹、笔记本电脑、台灯、小地毯、植物、除尘工具和胡乱堆放的衣架。其中有一个纸质垃圾袋里塞着一双斑马纹的细跟高跟鞋和一顶用玫瑰花装饰的黑色礼帽，它们是我以前为参加婚礼特别准备的。

来到停车场，我打开后备箱，看到里面塞满了羽绒被褥、枕头和十五袋干果。打开车门，车后座上是行李袋、几箱瓷器和我储存的“法罗 & 鲍尔”墙漆，还有一些早已不用的手袋和鞋子——现在它们总算是有机会重见天日了。

跟过来的杰罗姆用专业的橱窗摆放设计师的眼光打量了一下我的车，然后说道：“你得先上车，然后我再想办法把剩下的东西塞进去。”我照他说的做了，在车里看着他乱塞一通。当他把我那些鞋子、衣服和杂志都塞进来后，我连后车窗都看不到了。我那棵棕榈树庞大的身躯刚好卡在驾驶座后面，挤得我的鼻子都快贴到挡风玻璃上去了。

稍微调整了一下，我发动了车子，这时杰罗姆对我说：“祝你好运，到了别忘了给我发邮件。”

“一路顺风！希望明年夏天能去法国找你！”我的邻居黛西这时也赶来了。

和他们道别后，我出发了。汽车一路颠簸着向前驶去，我估计车上的悬架都快蹭到地面了。可就在这时，我却意识到自己忘了一件事，于是慌慌张张地掉头往回开。

我加大了马力，车子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着，颠得那些瓷器叮当作响，我觉得那响声实在是让人揪心。

我回到公寓大楼时，黛西和杰罗姆刚好从大门口出来。

“哪条路通向普罗旺斯？”我朝他们大声喊道。

“走 A3 公路。”黛西回应道，“从哈默史密斯出发，根据标志牌的指示走。”

“顶多一个月你就会回来的。”杰罗姆摇着头说。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不看好我这个计划的朋友之一。

我就是这样匆忙离开的。今天是周一，八月的公众假日。我开着车穿行于伦敦西区那些熟悉的街道，街道上阳光明媚，但人影稀疏。当看到有着十多年历史的广场离我越来越远时，我突然有一种挣脱了束缚的感觉。事实上，很早以前我就觉得伦敦像个牢笼，囚禁着我的同时满载着悲伤的回忆。每当我走过诺丁山的某些餐厅，或是坐在肯辛顿高街后面的法式咖啡馆里，抑或是漫步于霍兰公园中时，我都不禁会想到自己曾经失去的东西，顿觉无比感伤。只有一次我厌恶伦敦的感觉不是那么强烈，那是一个八月的早晨，我从奥林匹亚路上疾驰而过，飞速经过哈默史密斯环岛，一路畅通无阻——这两个地方的交通状况通常都是非常糟糕的——这时我感觉伦敦似乎并不想与我为敌，已经放过了我。

除了放弃公寓以外，我还放弃了一份让人艳羡的工作——一家时尚杂志的时装及美容内容主管。我从二十多岁起直到三十岁出头，一直在时尚圈里工作。年轻时我真是爱死这份工作了，可现在我必须跟它说“再见”，因为我无法再跟那些时尚设计师打交道，无法再去忍受他们的狂妄自大了。在别人看来，也许我荒谬至极，因为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无法容忍时尚圈里的人。

我厌倦了这份工作，厌恶用策划打造出主流时尚理念的行为。这工作或是让人们觉得每半年花六百英镑买一个标有设计师名字的新款手袋是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或是让人们觉得一位成年女性穿着由那些不入流的

时尚设计师们力荐的短款荷叶裙或超短裤等当季流行服饰看起来会很漂亮。现在再做这样的工作，我会有负罪感。因为在说服读者们冲出去抢购那些“必需品”时，我心里非常清楚它们都是些“非必需品”，而且在半年之内，它们都将成为被填埋的垃圾和废物。

其实，当初是一个担任专题编辑的朋友劝我到杂志社去工作的。我曾在报社做过插图工作，所以想这会是份美差。的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真的是份美差。我在报社工作时五分钟就能做出的决定，在杂志社要花上几天时间反复讨论，而且至少要有六个人参与。讨论时，我们会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吃甜点，几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做这份工作也有很烦人的地方，那就是必须和令人讨厌的摄影师们一起工作。这些摄影师们都是杂志主编选中的，他们中有很多人和主编有私交，甚至是他的情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不得和一位狂妄自大的摄影师一起出差去迈阿密；到纽约去时，同行的则是一位精神不太正常的变态人士；到澳大利亚去时，旅伴竟是一位此前从来都没有拍过专业时尚写真的摄影师，以致我在澳大利亚烈日炎炎的海滩上站了几个小时，都快被烤焦了，而他却仍在鼓捣自己的胶片。用他调整焦距的那段时间，我都能画完一幅水彩风景画了。还有，这些摄影师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不明白我们的报道意图。他们会要求化妆师在模特眼部画上烟熏妆，还要把发型弄得很“前卫”——眼下“前卫”这个词可是摄影师们最青睐的，他们才不理睬雇佣他们的杂志社是不是走前卫的路线，是不是会赢利或亏本呢——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在进行艺术造型上的大胆突破。可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只会让模特看起来丑陋不堪。要是我能只用一欧元就把这样的摄影师打发走的话，我现在一定不会搬到普瓦图-夏朗德的小村舍里，而会搬到圣特罗佩的别墅里去了。

不过，导致我离开的最终原因——就像法国人说的“导致花瓶满溢的最后一滴水”——是“拉里·马里布事件”。拉里是个时尚造型摄影师，然而几乎每个伦敦的时尚杂志编辑都不愿意跟他一起合作，因为他的行为实在是太古怪了，而且他根本没能力根据报道的要求进行拍摄。因为我们杂志社的一位编辑曾跟他有过一次肉体上的欢愉，所以我不得不跟他一起到加利福尼亚去拍摄夏季刊的封面。这事或许表面上听起来美妙至极——可以公费到加利福尼亚去待上一个星期——可要我说，事实并非如此。

在飞行快要结束时，拉里喝得烂醉如泥，嘴里还骂骂咧咧的，羞辱着身边那个同性恋发型师，还把化妆师贬得直掉眼泪。第一天，他要我们所有人都“滚开”，因为他想和模特单独在一起“缠绵”，以便体内能“产生出某种化学物质，生发出激情”。于是，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便和模特消失在沙丘中，不见了踪影。结果他拍出了这样的照片——一名模特慵懒地躺在沙滩上，袒胸露乳的；当她骑在沙丘上时，还心醉神迷地抓着自己的胸部。我想，这种照片更适合那种以男性文化为主题的杂志，不适合时装美容类刊物，根本就不能用。第二天，我们本应该为“绽放夏日光辉”这一专题报道拍摄照片的，结果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还说拍这样的照片实在是无聊透顶。第三天和第四天，他干脆什么都不拍了。第五天，他威胁说要杀了化妆师，接着化妆师就要求乘飞机回家去了。我懒得和他吵，一回到伦敦就辞职不干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即将抵达卡昂……”

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和一堆杂志蜗居在客舱的房间里，现在也是时候跟这个房间告别了。当我站在狭窄的过道上关好房门时，无意中听到

一对夫妇的交谈。他们大概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是从附近的某个房间里走出来的。“别再跟我说话！”那位男士说话时举起手，把手掌对着那位女士，好像在示意她不要靠近自己。看到他们还没下船就闹得如此不愉快，我不禁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肯定，因为我一直告诉自己，绝不跟惹人生气的旅伴一起旅行，自己一个人最好。

我来到外面的甲板上，轻轻的海风吹拂着我的发丝，在我的脸上温柔地拍打着。我看到卡昂在那渐次点亮的夏日灯火中越来越近。港口的灯闪闪发亮，就像忽明忽暗处的海瑞·温斯顿钻石一样。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靠岸之后等待着我的那五小时车程，我得在夜里开上五小时的车到达普瓦捷。由于此前的两个星期我一直在忙着收拾行李，此刻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我仓促地做了个决定：今晚在港口附近找一家小旅馆过夜，明天一早再启程。这样我就能在阳光明媚的清晨，而不是星月相伴的夜晚来开始我的新生活了。其实做出这个决定除了以上两点外，还有个更为现实的理由——我汽车的油箱几乎要空了，但港口附近夜间营业的自助加油站都不接受信用卡付款——我知道这事，因为以前来这里碰上过这种情况。所以，今晚我入境后基本上是哪儿都去不了的，即便是我想去也不行。

大约一小时后，我就站在巴雷恩旅馆那昏暗的服务台前了。和大多数城镇中心的小旅馆一样，这里有价格相对便宜的客房。旅馆的餐馆一小时之前就不再供应淡菜和薯条了——这是港口附近餐馆的标准菜肴——酒吧也没人了，我似乎是唯一登记入住的客人。大多数和我搭乘同一艘船的旅客都会去诺富特卡昂科特珍珠酒店入住，而那些不在乎夜间赶路的旅客会继续往目的地进发。

旅馆的接待人员看起来神色匆忙，好像巴不得赶快下班走人，连护照

那些平常登记入住时所需的证件都没有看。“二楼。”她说话时没抬头。接过她递过来的钥匙，我顺着她手指的狭窄木质楼梯上了楼。

让我没想到的是，有个“惊喜”正在二楼的平台上等着我——一个男人歪斜地躺在那儿。起初我以为他喝醉了，但是看到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还冲我点头，我才知道他的神智很清醒。他的神情很自然，就好像深夜里躺在旅馆的平台上是件极为平常的事。他穿着黑色牛仔裤和收腰的皮夹克，身旁还有个小旅行包。我猜他可能是没赶上渡轮，所以才想办法溜到了这里，想找个暖和点儿的地方过夜。“祝他好运！”我在心里说道，因为他这看来有点儿怪异的过夜方式让我觉得非常大胆，也充满了危险。

我打开房门，发现这是个小房间，发黄的墙壁像是被烟熏过一样，家具还是肉桂粉色的，看上去就跟涂了一层药膏似的。尽管现在只是八月末，但房间里却冷得要命，而且浴室里还没有热水。我胡乱地鼓捣了一阵子空调，结果它没一点儿反应，我只好打电话给服务台，但却无人接听。我感觉自己就要冻僵了，连忙钻进那条印有黄蓝小碎花图案的被子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这条被子很薄，床单也是单层的，我躲在里面哆嗦了几分钟后又爬了出来，下床到白色的胶合板柜子里翻找了一通，想找几条毯子，可惜一条都没找到。我开始想念车里的羽绒被褥了，不过要想拿到它们就得在堆积如山的行李中翻找，而且这一切还得在黑暗中进行。这些困难只让我犹豫了片刻，寒冷很快就把我逼得走出了房门。我想：旅馆周围肯定会有什么人的，请他们帮帮忙总是可以的。我来到平台上时，发现那个男人已经枕着旅行包睡着了。

来到楼下，服务台的灯已经关了，四周一片漆黑，连个值班的人都没有。当我摸到门边时，发现门已经锁上了。这时我突然想到，或许我是这

里唯一的住客，陪伴我的只有平台上的那个黑衣男人。想到这里，我慌慌张张地往回跑，冲上昏暗的楼梯，蹑手蹑脚地穿过平台——我可不想把他弄醒。当我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动了一下，我立刻像兔子一样跳开了。打开房门时，我感觉心跳得非常快，因为我担心他会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强行闯入房间。我以最快的速度把钥匙插进去，然后转动它。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法从屋内把房门锁紧，因为我想到服务台的一块板子上挂着每个房间的备用钥匙。

这对于我在法国的新生活来说，可真算不上是个良好的开端——独自一人待在某家荒凉的小旅馆里，门外还睡着一个陌生男人——这不是我策划好的剧本里的一部分。

我开始回想自己都放弃了些什么：一间舒适的公寓，在那儿我可以安心睡觉而不用担心被谋杀；从高密度的棉织被褥，到配备了顶级淋浴设备的浴室，一切都让人觉得那么舒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本可以继续过那种舒适安逸的生活的，即使再过上十几年也不成问题。

我坐在床上，想着能给谁打个电话，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让我在通话后觉得没有颜面大失。刚刚才信心十足地同那些热情的朋友挥手告别，现在就惊慌失措地在旅馆房间里给他们打电话，这岂不是在告诉他们自己的决定是莫大的错误吗？这就好像运动员在跨第一个栏时就摔倒了一样丢人。我甚至都不能给我妈妈打电话，因为我还没有告诉她我要去国外定居，所以她知道后很可能会说些既老套又无情的话，比如，“活该！你跑到法国去到底想干吗啊？”

环视这个冰冷而又破旧的房间，我觉得用它来比喻我现在的生括状态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似乎在加利福尼亚和拉里·马里布一起度过的

那个星期都比现在要好得多。

一想到外面那个男人我就感到害怕。我该怎么办？没人知道我在这儿。我甚至连法国的紧急呼救电话是多少都不知道。我冲到窗边，看到楼下是一个庭院式的小花园。但是窗子距离地面很高，而且还是锁着的。这时，我仿佛听到了那个男人的动静——他就在我的门外走来走去，而这扇门看起来似乎轻轻一推就会被推倒。我想，当他想闯入时，总会有撞门声发出，所以我绷紧了神经，时刻注意着门外的声响。

在惶恐不安中，我壮着胆子把一个包放到了门后。这个包足足有小橱柜那么大，里面塞满了杂志。要是那个人撞门的话，这个包至少还能抵挡一阵，这样也能多给我几秒钟的时间来寻找逃命的方法。我估计谁也想不到，上个流行季“必备”的包包竟然会如此完美地转变成了一个女人自卫的武器！

我战战兢兢地在电话旁坐了下来，惊喜地在电话上找到了一个警务中心的电话号码。我像找到了救命稻草般迅速拨通了电话。电话那端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粗鲁：“谁呀？”

“我在卡昂港口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是巴雷恩旅馆。在我房间外面有个奇怪的男人，所以我很害怕。”

“在你的房间外面？”

“是的，他一直在外面走来走去的。”

“你的房门锁了吗？”

“锁了，但是他可以闯进来啊！”

“他已经试图闯进去了吗？”

“没有。可是他一直在来来回回地走，这太奇怪了。”

“女士，如果你的房门是锁着的，那就没有问题了。”

“能不能请你们来一趟旅馆，看看那个人到底在做什么？”

接电话的男人没理睬我的要求，向我道了声“晚安”就把电话挂断了。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可怕的响声——有人在敲门，敲得很响。虽然不是敲我的门，但那声音依然让人觉得很可怕。接着，我再一次听到脚步声正渐渐朝我的房门逼近，然后又再次消失。那个男的到底在做什么？很明显，他是精神错乱了。

我再次拨通了警务中心的电话。

“又是我，巴雷恩旅馆的。我刚才打过电话。”

“什么事啊，女士？”这次的声音听起来疲惫不堪。

“那个男人跑到我房间外面了，他还在走廊里弄出很多奇怪的声音。”

电话另一端的人又问了一遍我是否锁好了房门，当我给出肯定的回答时，他又再一次敷衍了我几句就挂断了电话。他对我的请求依旧置之不理，仍然没有派人过来调查一番。

门外的走廊里，那个男人还在不停地走来走去，就在我的房外。

接下来的几小时里，走廊里依旧不时传来走动的声音。有那么一阵，我甚至还听到他在自言自语——那声音既低沉又沙哑。

我又给警务中心打了好几次电话，不过对方始终都不相信我正处在危险之中。

我直挺挺地坐在床上，感到很害怕。一想到在法国生活的第一个夜晚竟然变成了希区柯克悬疑电影中的一个场景，我心里就非常委屈。以前我曾在肯尼亚的一个狩猎公园里进行时装摄影，那次我们的食物被有毒的物质污染了，还有野兽在帐篷外不停地绕圈，同时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自从那次经历以后，我还从未如此绝望地盼望着早晨的到来。